

資本主義國家底貨幣流通與信用

〔下冊〕



中國人民大學

貨幣流通與信用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三年

中國人民大學

Наро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тая

貨幣流通與信用研究所

Кафедра денежного обращения и кредита

資本主義國家底貨幣 流通與信用

Денеж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и кредит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下 册

Том 2



北京 一九五三年 春 ПЕКИН, 1953 г.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總經發行

資本主義國家底貨幣流通與信用〔下冊〕

著者：艾·雅·符列格里

譯者：中國人民大學
貨幣流通與信用教研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五日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6007 (5+0002)

目 錄

第一章 資本主義總危機條件下的貨幣信用制度	一
第一節 世界分裂為兩個制度和兩個制度在貨幣信用領域中的鬥爭	一
第二節 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的危機	一四
第三節 一九二九年以前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危機發展的階段	二三
第四節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世界貨幣信用危機	二九
第五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資本主義的貨幣信用制度	四二
第六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	五三
第七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危機的尖銳化	六二
第八節 戰後美國貸款和「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帝國主義擴張和侵略的工具	七七
第二章 對資產階級的貨幣和信用理論底批判	九九
第一節 金屬主義的貨幣論和名目主義的貨幣論底批判	九九

第二節	數量的貨幣理論之批判	一一三
第三節	自然主義的信用論和資本創造的信用論底批判	一二五
第四節	爲壟斷資本和帝國主義服務的現代資產階級的「信用調節」論	一三九
第五節	小資產階級的貨幣和信用理論與空想的貨幣和信用理論之批判	一五〇
第六節	作爲資產階級辯護論之變形的修正主義的 貨幣和信用學說與改良主義的貨幣和信用學說	一五九
第一三章	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俄國的經濟科學中之貨幣理論和信用理論	一六九
第一節	伊·切·波奴雪可夫底貨幣理論	一七〇
第二節	亞·尼·拉迭歇夫論貨幣與信用	一七四
第三節	十九世紀在俄國底金屬主義的貨幣理論和名目主義的貨幣理論	一八一
第四節	Н·И·屠格涅夫論貨幣和信用	一八六
第五節	在一八六一年改革以前俄國的經濟著作中關於銀行問題的論戰	一九四
第六節	俄國的革命民主論者論信用和銀行	二〇二
第一四章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條件下貨幣和信用學說爲列寧和斯大林所發展	二一九
第一節	列寧論貨幣和信用的階級本質	二二〇
第二節	列寧論在帝國主義時代的信用和銀行	二三〇

第三節	斯大林論在帝國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貨幣流通和信用	二四一
-----	-------------------------------	-----

第二篇 資本主義各國底貨幣信用制度

第一章	英國底貨幣信用制度	二五七
-----	-----------	-----

第一節	二十世紀以前英國底貨幣信用制度之發展	二五七
-----	--------------------	-----

第二節	在帝國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英國底貨幣信用制度	二六六
-----	-----------------------------	-----

第二章	美國底貨幣信用制度	二八五
-----	-----------	-----

第一節	二十世紀以前美國貨幣信用制度之發展	二八五
-----	-------------------	-----

第二節	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美國貨幣信用制度	二九〇
-----	--------------------------	-----

第三章	法國底貨幣信用制度	三二三
-----	-----------	-----

第一節	二十世紀以前法國底貨幣制度之發展	三二三
-----	------------------	-----

第二節	在帝國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法國貨幣信用制度	三一九
-----	----------------------------	-----

第四章	印度底貨幣信用制度	三三二
-----	-----------	-----

第一節	二十世紀以前印度底貨幣信用制度之發展	三三三
-----	--------------------	-----

第二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帝國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印度貨幣信用制度	三三九
-----	------------------------------------	-----

第三編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時期印度底貨幣信用制度……………三五三

後記……………三六三

第一章 資本主義總危機條件下的貨幣信用制度

第一節 世界分裂爲兩個制度和兩個制度在貨幣信用領域中的鬥爭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最主要的特徵，是從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候起，「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一個唯一的和包括一切的世界經濟制度，即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一起的，還存在有一個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制度正在進展，這個制度正在繁榮，這個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對立，並以本身存在的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的腐朽，動搖它的基礎」①。

國家政權的存在於工人階級手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人剝削人的現象被消滅，國民經濟

的有計劃的實行，人們爲自己以及爲自己社會的自由勞動，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生產關係完全與生產力狀況相適應以及經濟危機和失業的消滅——所有這一切情形，使蘇聯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根本就不同於資本主義制度，並在資本主義制度的面前顯示出它的巨大的優越性。兩個制度的對立性，也表現在貨幣——信用的領域中。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造成了一個完全是新的、建立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穩固的基礎上的蘇維埃貨幣——信用制度。工人階級的專政，將貨幣、信用和銀行由資產階級的經濟工具，轉變爲社會主義的工具。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貨幣是蘇維埃政權從資產階級的經濟那裏拿到自己的手中來適應社會主義利益的一種工具。』●當然，信用和銀行也是這樣。蘇維埃國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貨幣——信用制度是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並且是大大地優於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

在資產階級的社會中，貨幣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工具和榨取剩餘價值的工具。相反的，在蘇聯，剝削者階級已被消滅，貨幣已經不再是資本，且已實行爲不知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而服務。蘇維埃國家在貨幣的幫助下，對於勞動標準和消費標準實現着有計劃的核算和監督，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在社會主義企業中實施經濟核算制，擴展蘇維埃商業，

爲社會主義而動員各種補充的資源，同時一貫地提高勞動者的生活水平。

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由於生產手段的私人所有制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價值法則通過市場價格的波動，盲目地起着作用，而商品和貨幣流通就帶有盲目的、無計劃的性質。相反的，在蘇聯，價值法則是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制和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管理的基礎上，以被改造了的形態，作爲被認識了的必然性而發生着作用，而商品和貨幣流通則受國民經濟計劃的支配。貨幣流通的計劃化，是蘇維埃貨幣制度優於資本主義貨幣制度的一個有決定性的優點。

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貨，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是極不穩定的，通貨貶值和通貨混亂差不多成爲一種長期的現象。蘇維埃貨幣制度優於資本主義貨幣制度的最大優點，是蘇維埃通貨的穩定性，即蘇維埃通貨有着這樣的一種實質保障，這種保障是任何一種資本主義通貨所沒有的，而且是不可能有的，這就是掌握在蘇維埃國家手中，並按照穩定價格投入商品流轉中的巨額商品。在資本主義國家，正流行着通貨膨脹，使勞動人民益陷於貧窮化，然而在蘇聯，則蘇維埃盧布的購買力一貫地被提高，以促進勞動者生活幸福的增加。

蘇維埃信用制度是這樣大大地優於資本主義信用制度。

在資本主義各國，信用是資產階級的工具之一，並爲了資本的集積與集中以及爲了加強資本主義剝削的目的而爲資產階級所利用，然而在蘇聯，則信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具之一，並爲了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和共產主義的建設而爲蘇維埃國家所利用。

在資產階級的各國內，爲金融寡頭的利益服務並本身具有追求利潤目的的大資本主義銀行，是信用制度的中心；在蘇聯，則銀行制度是社會主義國家機構的一部分，並爲全體人民的利益而服務。蘇維埃銀行制度，以信用提供與各社會主義企業並在各企業間實行無現款結算制度，是要服從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發展的利益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信用是盲目地發展着，並使生產無政府狀態激烈化和經濟危機尖銳化，然而在蘇聯，則信用具有計劃的性質，並能促進社會生產不斷的和迅速的增長，國民經濟計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蘇維埃貨幣——信用制度的無危機的發展，是優於資本主義貨幣——信用制度的重大優點之一。

在資本主義國家，信用是資本集中和剝奪小生產者的有力槓桿；在蘇聯，則信用在小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並且能促成集體農莊制度的鞏固，而這種集體農莊制度則解除了農民的剝削和貧困，並爲他們保障了豐裕的生活條件。

最後，在資本主義各國，信用是大規模的被地主，證券投機家，資產階級國家利用於非生產的用途上，然而在蘇聯，那裏的寄生階級已被消滅，而國家本身則指導着社會主義的擴大再生產，所以信用就有着生產的使命，並且是社會生產力不斷高漲的槓桿。

信用是資本主義制度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工具之一。

在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粉碎了外國的干涉者以後，國際資產階級並不會停止準備對蘇聯的

新的軍事進攻，而在其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中，開始採取經濟的傾軋。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會試圖利用信用來毀壞蘇維埃國家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來恢復我國的資本主義。但是，他們所有的一切企圖都是徒勞的。

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十月召集的布魯塞爾國際金融會議上，各資本主義國家要求蘇維埃政府承認沙皇所欠的外債和國內資本主義分子的行動自由，作為供給外國貸款的必要條件。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五月的熱那亞會議上——各資本主義國家會進行經濟和財政上奴役蘇聯的新企圖。『帝國主義者向蘇維埃國家提出了橫蠻無理的要求。他們要求把十月革命收歸國有的各個工廠歸還給外國資本家，要求償付沙皇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債。在這樣的條件下，帝國主義者才諾許給予蘇維埃國家一些不大的借款。』●

很明顯的，蘇維埃國家拒絕了帝國主義者的一切要求並且也沒有向國際資產階級投降。資本主義國家想以金融圈套來套住我國並用這種方法把我國變為殖民地的企圖，遭到了完全的破產。當時他們曾借助於信用封鎖，他們以為拒絕供給蘇聯的貸款，就會使蘇聯國民經濟的復興和發展成為不可能，並會迫使蘇維埃政府向國際資產階級讓步。

對蘇聯的信用封鎖，表現在下面的事實上，即外國銀行不允貸款與對蘇聯的貿易，而資本

主義國家的政府，無論是直接對蘇聯的貸款，抑或是担保由個別外國公司供給蘇維埃貿易機構的商品貸款，也一概予以拒絕。例如，在英國，從一九二〇年起所實施的出口信貸國家担保制度在一九二九年秋季以前就不適用於對蘇聯的貿易。

人民的敵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充當了外國資產階級駐蘇聯的代理人，他們力圖在我們的國內恢復資本主義，並爲了這個目的而力主蘇維埃國家簽訂奴役性條件的外國借款和承認沙皇所欠的外債。例如，托洛茨基分子們出席一九二三年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時，即曾有這種投降的和賣國的提議。

然而，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的詭計，終歸無效。蘇維埃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於最短期內沒有用奴役性的貸款和外債，用自己的力量恢復了本國的國民經濟，並進而實現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計劃。

以信用封鎖來毀害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企圖的失敗和商品出口的擴大對於資本家本身的利害關係，逼迫着各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與蘇聯建立信用關係。

儘管是恢復了貿易——信用關係，但是，帝國主義國家反對蘇聯的鬥爭，却並沒有停止。鬥爭的方式之一是信用的差別待遇，這就是說對於跟蘇聯的對外貿易的貸款，資本主義各國所規定的條件，就較劣於資本主義各國彼此間貿易時的貸款條件。這種情形是以貸款的利率高和時期短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例如，在一九二六年蘇聯和德國所簽訂的第一次信用協定中，規定了

百分之二·九的利率，然而在同一年中德國國家銀行的官定利率却沒有超過百分之八，而柏林的私人貼現率也未超過百分之六·七五。一九二九年英國對蘇聯適用出口信用担保制度時，就規定了關於對蘇聯的信用的担保利息額，每年是百分之八——一〇，這個數額比對於其他國家貸款時所採用的利率要超過一倍。

貸予蘇聯的貸款之純粹限於商品信用，以及資本主義銀行拒絕蘇維埃對外貿易機關的票據貼現，尤其是拒絕對蘇維埃對外貿易機關的直接銀行貸款，這是信用差別待遇的一種特別方式。

對蘇聯處於敵視地位的各資產階級政府，他們以種種方法阻礙蘇聯與資本主義各國間正常信用關係的發展。

帝國主義者打算用信用封鎖和信用差別待遇的方法破壞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逼迫蘇聯轉求資本主義國家的『幫助』，他們原擬利用這種幫助來便利外國資本奴役蘇維埃人民。但是，所有這一切的打算都遭到了可恥的失敗。蘇聯用自己的力量順利地克服了工業化的種種困難，並用社會主義積累的方法，依靠國內的來源來動員了發展重工業的資金。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十二週年紀念時，斯大林同志曾強調着說：『我們過去沒有過，並且現在也沒有任何長期的借款，沒有任何長期的信用』。並且有充分的根據說：『儘管是對蘇聯實行公開的和暗地裏的財政封鎖，但是，我們並沒有向資本家投降，並且用自己的

力量順利地解決了積累的問題，奠定了重工業的基礎。」●

對蘇聯的信用封鎖的崩潰，並沒有停止帝國主義者破壞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間正常信用關係的企圖。資產階級的報紙對於這個工作作了不少的努力，散佈了關於蘇聯『沒有償付能力』的故意捏造的和誹謗的謠言。但是，這些破壞蘇聯國外信譽的企圖也都是浪費的，因為外國債權人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都相信蘇聯一向都是無可非難地履行了它自己的義務，然而很多資本主義的國家却因為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果，反而停止償付他們的債務。

蘇聯經濟不斷的增长，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順利完成，以及在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和貿易同時衰落的情形下蘇聯經濟和財政力量的鞏固，這一切已使兩個制度力量的對比，急劇的轉變為有利於蘇聯。這種情形也表現在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間信用關係的領域中。一方面，資本主義各國力圖在危機和種種蕭條的條件下，尋求擴大自己的貨物銷路的可能性，並確信蘇聯的無條件的償付能力，而表示願以更擴大的貸款貸與對蘇聯的貿易。另一方面，蘇聯在自己的國民經濟發展中，已獲得有許多重大的成就，得到了經濟上的獨立，改善了貿易和支付差額，並大大縮減了自己對資本主義國家間貿易上的債務。

蘇聯日益鞏固的對外貿易和外匯的地位，已使蘇聯有要求資本主義國家改善貸款條件和停止信用差別待遇的可能性。

在爭取改善貸款條件的鬥爭中，蘇聯得到了許多的成就。第一，蘇聯拒絕了那些利息超過了正常水平的貸款，而獲得了貸款價值的急劇減低。第二，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信用關係的業務，開始更加採取銀行進口貿易信用的方式：蘇維埃對外貿易機關獲得了外國銀行（外國出口商除外）的直接信用。最後：第三，使蘇聯得到了信用期限的延長。例如，根據一九三六年與英國簽訂的協定，規定以爲數一千萬英鎊的信用供給蘇聯，期限是五年，年息是五厘五厘，而根據一九四〇年與瑞典所簽訂的協定，規定的信用數額是一億克郎，期限五年，年息四分五厘。

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貿易信用協定，是完全與蘇聯的國際政策相適應的。還在一九二七年時斯大林同志即曾指出：『兩個對立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存在，並不能消除這些協定的可能性』，並且除了貿易方面的可能的和便利的協定條件以外，也還有『信用方面的協定基礎，而蘇維埃機關是信用的可靠的償付人，這是衆所週知的。』●帝國主義國家受着環境的壓迫，不得不與蘇聯成立信用協定並使信用條件正常化，然而絕

沒有停止它們反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它們在這個鬥爭中就會利用它們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代理人，爲了外國政府的利益和在我國恢復資本主義的目的，而進行過損害蘇聯經濟和金融力量的破壞工作。

兩個制度的鬥爭，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本特徵；它經過各種的階段，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並沒有停止過，儘管是反希特勒同盟曾把蘇聯和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和美國聯合在一起。這些國家的頑固反動的右派集團，特別是共產主義和蘇聯的瘋狂敵人邱吉爾，我們只要回憶一下他們在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這件事情上是如何實行怠工的這件事情就够了。但是，他們想削弱蘇聯的打算是失敗了；蘇聯的力量在戰爭的過程中並沒有削弱，反而大大地堅強了，並且也正是蘇聯在搏戰中一個對一個地把希特勒的軍隊殲滅了。

隨戰爭的結束而建立起來了一個恢復被戰爭所破壞了的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貿易信用關係的基礎。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蘇聯和瑞典間所簽訂的，預定瑞典供給蘇聯爲數十億瑞典克郎貸款，期限十五年，年息三分，作爲償付蘇聯對機器、電器工程及其他設備的定貨的信用協定，就是這樣的一個好例子。斯大林同志在他接見美國合衆通訊社主席胡貝里時曾指出：『和瑞典所簽訂的協定，是各國經濟合作事業上的一大貢獻』。

但是，反動的帝國主義集團是不會停止反蘇聯的鬥爭的，並將試用一切的手段破壞兩個制度間的經濟關係。例如瑞典本身的反動分子們，特別是克萊格爾康采恩的利益的代理人，即會